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实习生 黎裕娟

嘉宾简介

周小寒

著名中国宫毯收藏家、宫毯匠人



宫毯收藏：一丝一缕间，读懂旖旎之美

清晚期 黄地团凤杂宝纹栽绒地毯(局部) 北京毯



壹 | 明清两代 凡地必毯 宫毯之美 鲜为人识

有“亚洲艺术教父”之称的安思远，其藏品中最为著名的是碑帖和明清家具，他对中国宫毯也情有独钟，不但收藏中国古代地毯，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安思远旧居的大厅地面上，也铺设着不少美轮美奂的中国老地毯，其中一张清代皮球花纹地毯尤为精美。皮球花纹地毯又称小团花，是一种不规则的呈放射状或旋转式圆形纹样，明清时已普遍应用。精美的古代宫毯为居室增添了更多迷人的东方色彩。

不独安思远，许多西方收藏家和收藏机构对中国古代地毯都十分钟爱。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纺织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馆、京都大学等都藏有中国编织的地毯，日本正仓院中的中国唐代地毯更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制毯用毯历史悠久，新疆鄯善曾出土7件栽绒毯，断代约为公元7世纪左右，据称是目前出土的世界最古老的地毯。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新疆东汉毛毯(残件)，也是年代较早的中国毯实物。

“新疆毯早，宁夏毯好。”中国地毯发展起源于新疆，后经丝绸之路传播到宁夏、甘肃等西北地区，宁夏毯由于做工精细、质地优良，渐成为龙头，承接了宫廷、贵族专用毯。清内务府引入北京织造后，织毯工艺扩散到内陆各地。

明清两代的皇宫，曾经历过“凡地必毯”的辉煌景象，明清宫毯可谓实用与装饰价值兼备的高级艺术品。但在国内，宫毯之美鲜为人识。在浩瀚如烟的历史文献中，有关毯的资料记载极少，又因毛织纤维受潮易损伤，年代久远的古毯极难保存。宫廷毯一般体积大、质地厚，移动开合不便，其“庐山真面目”难以为人所知。

中国宫毯收藏家、宫毯匠人周小寒大半辈子心血都花在中国古代地毯上。他所期望的是，让更多人热爱与欣赏这种铺设在地面上令人惊艳的东方艺术。

羊城晚报记者：中国古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什么时期？

周小寒：席地而坐，是众所周知的最初的生活起居方式。

“席”可分为两大类：用草或竹编织的席为“凉席”，用毛或丝编织的席为“暖席”。“席”因不同用途，又被赋予许多名称，如“褥”“垫”“地衣”“氍毹”“毡”等等。

新疆地区汉墓中，出土有毛类编织物，如东汉墓出土的马鞍毯。唐三彩

中亦可见地毯踪影。这些毯子均以手工一道道编织而成，纯植物染色，费时耗力，但颇为坚固，颜色几百年后反而更为典雅耐看。

东汉著名军事家、外交家班超出使西域，其兄班固写信叮嘱他以300匹丝绸换取西域地毯，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手工编织地毯的认知，已经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给予昂贵的价值，深受中原地区贵族阶层甚至皇室的偏爱。从墓室壁画、古代书画中也可以看到，地毯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过广泛应用，甚至将这种现实中的美好铺设到天国，供众神们欢宴歌舞，敦煌莫高窟壁画便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描述。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学习、汲取着各民族的文明和智慧：在编织地毯的材料上，使用了丝和鸟的羽毛；技艺上，变波斯人常用的马蹄形编织方法为8字形编制方法；从大自然树木花卉和飞禽走兽中获得鲜活的灵感；从青铜器、陶器、宫廷及寺庙的装饰物上汲取创作素材。新旧交融、推陈出新，设计出更加灿烂美好的图案。

随着人们生活中坐具的抬高和各种家具的丰富，地毯逐渐成为奢侈品。但为了体现所处环境的庄严富丽，地毯在皇室宫殿和富贵人家依然是室内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城晚报记者：中国古代地毯包括什么类别？当中的巅峰之作宫廷地毯的艺术价值何在？

周小寒：古毯从地域上分有西藏毯、新疆毯、蒙古毯、宁夏毯、北京毯几大类。从功能上可分为宗教毯、马鞍毯、地毯等。不管是哪一类，保存好、年代久、工艺精湛或独一无二等，都是收藏考量的标准。

中国地毯的最高级别是宫廷地毯，它代表着织毯工艺的最高艺术水准，织造工艺讲究，图案丰富多彩，质感细腻上乘。

宫毯起源于宁夏，因其织结牢固，毯面柔软，深得皇家权贵的青睐，自元代起，就成为皇宫的御用品，宫毯也就由此得名。

悠久的历史积淀，让繁复的工艺日臻完善，造就了宫毯的璀璨文明。清代的北京毯达到了宫毯的顶峰，集之前工艺之大成，图案纹饰上从明代的婉约瑰丽之气中跳脱出来，风格庄重华丽，图案繁复，寓意吉祥，图案纹饰多体现了皇家意志和皇权威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乾隆年间，宫毯“盘金毯”就已跻身宫廷上等藏品，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京绣并称为“燕京八绝”。2009年2月，北京宫毯已被正式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羊城晚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宫毯收藏的道路？核心藏品包括什么？

周小寒：宫毯收藏，是一项冷门的收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宫毯，在当时国人眼中，这些不过是没用的“破烂”，大部分的老地毯都被外国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走，流到了国外。

外国人对中国的地毯尚且有这么深的感情，中国人何不懂得欣赏？我开始钻研中国古毯。随着人生经历得越多，我发现，最爱的还是中国古毯。

这些年来，我辗转世界各地把那些失落的古毯一点点带回来，再逐一进行修复。这些美好而古老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目前我收藏的中国古毯有数百幅，明清宫毯价值最高，也是我的主要藏品，其中精品宫毯有一百多幅。古毯收藏市场需要培育，今年以来我逐渐释出一些清代地毯，希望这些藏品引起更多人关注和喜爱。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

白居易一首《红线毯》，道出了当年从宣州进贡的丝织地毯的极尽精美，也道出了唐代宫廷生活的奢靡无度。

中国地毯工艺历史悠久，宫廷地毯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它用料考究、工艺精湛，却不似瓷器、玉器般坚固，极易朽损。在国内的收藏市场，宫毯一直属冷门的门类，人们对如此辉煌的丝织地毯知之甚少，许多古毯在一百年前便已离开了中国，流落在西方。

近年，古代地毯真正的美和价值渐渐被少数人所认知，陆续现身于拍卖收藏市场。今年中国嘉德在春秋两拍中，连续两次推出《雕文织采——匠心纺珍藏古代地毯专场》，拍品皆为清代地毯。本月5日举槌的秋拍专场，共推出32件宫毯拍品，其纹饰繁复精美，古韵十足，“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其中一幅清嘉庆龙纹栽绒柱毯，成交价达50多万元。业内人士认为，这个交易价在国内古代地毯拍卖中属高价，但国外一些古毯专场相比，价格仍有较大的差距，显示国内的古毯收藏尚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宫毯收藏家、宫毯匠人周小寒与中国古代地毯结缘三十年，也是“雕文织采”专场中这些古代地毯的主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长城书画社贩卖古毯，到后期收藏、修复老宫毯、用传统古毯的方法制作宫毯，他的大半辈子心血都花在了宫毯上。在他看来，这些工艺精美的古毯，虽然不免陈旧，却凝结了无数匠人的智慧，它们历经岁月风霜，留住历史印记，更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载体，体现了文化自信和美好追求，其珍贵程度称得上是“踩在地上的软黄金”。

身宫廷上等藏品，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京绣并称为“燕京八绝”。2009年2月，北京宫毯已被正式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羊城晚报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宫毯收藏的道路？核心藏品包括什么？

周小寒：宫毯收藏，是一项冷门的收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宫毯，在当时国人眼中，这些不过是没用的“破烂”，大部分的老地毯都被外国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走，流到了国外。

外国人对中国的地毯尚且有这么深的感情，中国人何不懂得欣赏？我开始钻研中国古毯。随着人生经历得越多，我发现，最爱的还是中国古毯。

这些年来，我辗转世界各地把那些失落的古毯一点点带回来，再逐一进行修复。这些美好而古老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目前我收藏的中国古毯有数百幅，明清宫毯价值最高，也是我的主要藏品，其中精品宫毯有一百多幅。古毯收藏市场需要培育，今年以来我逐渐释出一些清代地毯，希望这些藏品引起更多人关注和喜爱。

周小寒：宫毯收藏，是一项冷门的收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宫毯，在当时国人眼中，这些不过是没用的“破烂”，大部分的老地毯都被外国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走，流到了国外。

外国人对中国的地毯尚且有这么深的感情，中国人何不懂得欣赏？我开始钻研中国古毯。随着人生经历得越多，我发现，最爱的还是中国古毯。

这些年来，我辗转世界各地把那些失落的古毯一点点带回来，再逐一进行修复。这些美好而古老的东西应该保存下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目前我收藏的中国古毯有数百幅，明清宫毯价值最高，也是我的主要藏品，其中精品宫毯有一百多幅。古毯收藏市场需要培育，今年以来我逐渐释出一些清代地毯，希望这些藏品引起更多人关注和喜爱。

周小寒：宫毯收藏，是一项冷门的收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宫毯，在当时国人眼中，这些不过是没用的“破烂”，大部分的老地毯都被外国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走，流到了国外。



清嘉庆 龙纹栽绒抱柱毯 宁夏毯 249x78 cm (周小寒藏品)

新疆地区 从古墓中出土的地毯残片

贰 | 丝丝缕缕 修复制作

目前留存于世的中国宫毯数量并不多，其中故宫博物院藏最丰，资料显示，故宫博物院现存近千件明清宫廷用毯，包括地毯、炕毯、墙挂毯或壁毯、宝座毯、马鞍毯、轿帘毯等，从工艺上又分栽绒毯、平纹毯、缂毛毯、圈绒毯等。其中以栽绒毯最常见，其编织方式，是在经纬线交织构成的地毯底基上，用手工绾结工艺栽植毛绒而成。

周小寒告诉记者，现存于世的古毯，其中大部分需要专业的修复。一些流落在外的中国古毯，外国收藏者并不能理解其中的文化，损坏后更苦于没有同样的材质，按照从前的工艺来修补，导致无法修复或修补得面目全非。故此，周小寒认为收藏、保存中国宫毯固然重要，按传统工艺修复、并将老制作手工艺流传下去，才能令中国宫毯重现辉煌。三十年来，经他修缮的老地毯已多达上百幅，而他坚持植物染色、坚守传统工艺，更被称为“宫廷地毯的最后守护者”。

羊城晚报记者：修复中国宫毯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周小寒：修复宫毯，跟修复文物一样，要不计工本、修旧如旧。

每处毯子的破损处，不只是简单的缝补，而是从花色、图案、纹理、疏密、厚薄、磨损氧化状态、经纬的粗细捻度、毛质的粗细产地、含绒量等等综合考虑，尽量做到最完整自然的复原。

每处破损都要力求找到相应的老毯残片来修补，将能匹配上的毛毯一个扣一个扣拆下来，用八字扣拼接回破损毛毯处。这样一个扣一个扣地移花接木，每处修复都要经过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对比。如果材料不一样，容易造成修复后的品质与先前不同。老地毯每平方英尺就有4900个扣，要一个一个扣去修复，一小块毯子就要修补一个多月。

羊城晚报记者：除了修复，您还用中国传统方法织造宫毯，这其中有何难点？

周小寒：制作传统的宫廷地毯，从选毛到清洗、梳弹、手工纺线、染色、织作、打磨，每一个步骤都相当讲究。

宫毯以八字扣为编织方法，用毛线在前后两根经线上编织出八字扣，毛线留出一段长度，以这样的方式编织出的地毯踩上去更为松软舒适。我对宫毯制作进行了改进，原来的地毯一平方英尺四千九百个扣，但我现在做的达到一万个扣，令线条更加细腻，编完后需要将它砸实。

一位熟练的技师一天只能编7000个扣，一条12平方米的宫廷地毯，光编织就要耗费200个工作日。一幅复刻唐代张萱名作《捣练图》的宫廷地毯，比原画还要立体逼真，用毛和丝等线织成，240万个八字扣，光编织就要400个工作日。

跟每一个濒临失传的老手工艺一样，宫毯技艺也是枯燥冗杂的，后继无人是传统工艺共同面对的问题，希望我们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传统而美好的工艺。

羊城晚报记者：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冲击以及植物染色工艺本身配方的复杂与高昂的成本，植物染色渐渐被化学染色所取代。您为什么在手工地毯制作上坚持用纯植物染色？

周小寒：植物染色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用栀子花籽染色丝绸的技术从汉代就有了。不同于现在流行的化学染色，植物染色的原材料来源于天然植物根茎、花卉，原料包括姜黄、苏木、栀子花籽、红花、核桃皮等，将染色原料碾成粉末可以尽快释放色素。羊毛则选自中国最好的宁夏羊毛，质量好、纤细、柔软、纤维长。经过植物染色的纺织品色彩层次丰富，柔和而纯净，染好后有一种纯天然的中草药的味道，怎么洗都相互不串色，牢固性最强。可历经百年光彩依旧，而这正是宫毯技艺的精髓所在。

羊城晚报记者：您被称为“宫廷地毯的最后守护者”，坚守的初衷是什么？

周小寒：中国古代地毯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载体，承载了丰富的信息。单说它的图案设计，和程式化的波斯地毯就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图案设计可谓变化万千，有的疏可跑马，有的密不透风，体现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发展进程；它又不同于西方设计的直观，它贴近于诗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些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美好而永恒的东西，太值得我们珍惜了，也因为不懂，所以才更应该作进一步研究。

希望宫廷地毯制作这门古老的手工艺技术，不要被排山倒海的工业化湮没，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总有一天也会需要这些美妙的物件，来点缀他们日渐乏味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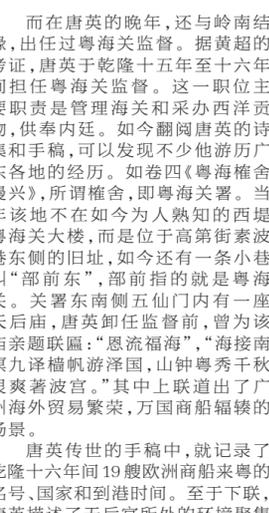
而在唐英的晚年，还与岭南结缘，出任过粤海关监督。据黄超的考证，唐英于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间担任粤海关监督。这一职位主要职责是管理海关和采办西洋贡物，供奉内廷。如今翻阅唐英的诗集和手稿，可以发现不少他游历广东各地的经历。如卷四《粤海榷余漫兴》，所谓榷余，即粤海关署。当年该地不知如今人熟知的西堤粤海关大楼，而是位于高第街素波巷东侧的旧址，如今还有一条小巷叫“部前东”，部前指的就是粤海关。关署东南侧五仙门内有一座天后宫，唐英卸任监督前，曾为该庙题联：“恩流福海”，“海接南溟九译樯帆洋国，山钟粤秀千秋爽爽波音。”其中上联道出了广州海外贸易繁荣，万国商船辐辏的场景。

唐英传世的手稿中，就记录了乾隆十六年间19艘欧洲商船来粤的名号、国家和到港时间。至于下联，唐英描述了天后宫所处的环境聚集了福气，所谓“山钟粤秀”，即指广州城北的粤秀山。在广州期间，唐英曾多次登粤秀山镇海楼远眺观海，

清中期 木红地如意云团花纹栽绒马鞍毯 宁夏毯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云龙三现图长颈瓶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云龙三现图长颈瓶

鉴藏有道

清官窑穿云龙纹与唐英

吕子远

作者简介：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地方史研究。现任职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古器物部，从事研究鉴定工作。

这尊由岭南藏家所藏的青花釉里红云龙三现图长颈瓶，高39厘米，撇口长颈，腹如橄榄，圈足下署“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行篆书款。瓶身满绘的云纹，以点阵构成，氤氲湿润。翻腾于云海中的铜红釉龙纹，神情凶猛，二目圆睁，细看还用了青花点睛，龙身出没云际，肢体矫健，鳞羽丰满，五爪锋利。其构图最特别之处，是龙身的大部分为云雾遮蔽，只露出部分身躯，制造出若隐若现的神秘效果。这种欲盖弥彰的表现手法，与传统的云龙纹相比，可谓别出心裁，另有一番趣味。

云龙纹是明清官窑的常见图案。其一般式样是龙画全身，云火纹周遭缭绕，虽有遮挡间隔，也只是在局部。而且传统的云纹大多是勾廓露云，明代流行王字云，清代则多见露白祥云。直到顺治朝，才在民间青花看到一些例外，即云纹使用分水渲染的写意手法表达，并开始较大面积地遮蔽龙身，这类突破传统的纹饰，被称为穿云龙或“云龙三现”。康熙、雍正官窑中，穿云龙纹是愈来愈多见，而大多出现在青花

釉里红或青花红彩瓷器之上。像故宫博物院藏的康熙青花海水红彩龙纹碗，或是上海博物馆藏雍正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天球瓶，都是当时的官窑名品。所绘青花云纹，皆是吉祥的勾廓露云。这类云龙的构图本不稀奇，而是更侧重于炫耀那个时代复烧改良明代青花釉里红技术取得的成功。到了乾隆年间，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又有新的发展。正如该瓶所示，云纹采用了全新的表现手法，龙纹则比起康熙同一题材更显得神秘莫测，也更具艺术气息。

乾隆年间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出现的新变化，我们能在乾隆年间著名督陶官唐英自制瓷器上看到源头。胡惠春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乾隆墨彩云龙笔筒，以及《文物馆藏录》曾著录的乾隆唐英制墨彩云龙纹题诗笔筒，身上所绘精彩的云龙三现素来被认定出自清代著名陶瓷艺术家唐英的手笔。图案中，作者以墨彩仿效水墨渲染的效果，完全抛弃了传统以彩堆积象征云雾的呆板手法，绘出翻腾的云气，湿润朦胧，神秘莫测，一条吸

雾呼风的神龙则隐约其中，显露身驱十之一二，给人以无尽遐想。另一侧有墨书题诗云：“指日春雷震太空，甲鳞头角动英雄。乘风带雨飞千里，吸雾呼风上九重。掷杖葛陂仙法大，点睛僧壁巧人同。恩波挑浪溶溶暖，一任遨游四海中。”

唐英生前喜画墨龙，这在他诗集《陶人小语》中多有提及，所画皆是泼墨写意的穿云龙。唐英这一熟练之作，由纸上搬到瓷面，亦很快运用在各类官窑瓷器当中，此瓶正是其中之一品，而这类题材还可以说是难得有直接实物证明是唐英创制的官窑品种之一。

唐英，字俊公，沈阳汉军正白旗人，于雍正乾隆二朝榷理景德镇陶务前后二十余年，自家文集也以陶人自称。他善诗文，能书画，同时也精通制瓷彩绘，既深谙陶器，也能突破传统，发挥创作。雍正乾隆年间许多官窑新品，都出自唐英心裁。他的人生经历，不仅在于钻研陶冶，他还善于经营，曾上奏将次等官窑变价出售以充厂费，使得清代大量制作精良的官窑瓷器避免损坏浪费，并且得以流传民间。

唐英，字俊公，沈阳汉军正白旗人，于雍正乾隆二朝榷理景德镇陶务前后二十余年，自家文集也以陶人自称。他善诗文，能书画，同时也精通制瓷彩绘，既深谙陶器，也能突破传统，发挥创作。雍正乾隆年间许多官窑新品，都出自唐英心裁。他的人生经历，不仅在于钻研陶冶，他还善于经营，曾上奏将次等官窑变价出售以充厂费，使得清代大量制作精良的官窑瓷器避免损坏浪费，并且得以流传民间。